

红尘苦厄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1931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19310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发郊, 姬屋藏郊
Character:	殷郊, 姬发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7 Words: 7,016 Chapters: 1/1

红尘苦厄

by [Gilfiam](#)

某日，殷郊正在山中狩猎。一睁眼一闭眼，来到一处高台。因他有法术在身，并不害怕，反而如主人一般，很自在地凭栏远眺。不远处是连绵的宫室，更远处有屋舍并缀、阡陌纵横，是热热闹闹的昌盛气象。殷郊心动，一时便想飞下去，真真正正去四处走走。又想起广成子讲，王朝交替之时，两教斗法，生灵涂炭，如今战乱虽休，人多有惧有怨，切记不可轻易于人前施法。于是法诀捏了一半，到底停了下来，只扶着剑，很轻快地往台阶下走。

他想得直接，不过走出去便是。哪知道宫室相连，轻而易举就迷了路。这路上也不消停，一时又有披甲的侍卫，一时又有浣衣的奴婢。殷郊为躲他们，也只好学那野猫，上树，钻花，翻墙，过窗。

他不经意闯进周王的寝宫。倘若没有姬发，大抵该被当场抓住。据姬发说，他来探望生病的周王，顺便把殷郊带出了王宫。

“幸好有你在，”殷郊谢他道，“周王寝宫戒备甚严，我是藏不住的。被那些个侍卫奴婢发现，我倒不害怕，只是大闹一场，伤了他们，总是不好看。何况那位周王殿下又在病中，气到他，扰到他，更是万万不可了。他与昆仑山有故交旧谊，这事最后总该被师尊知道，免不得又挨一顿罚。”

他很真诚地看着姬发，一股脑将自己来历统统告诉了他。姬发听得好气又好笑，问他，你这样信我，也不怕我欺你骗你。殷郊闻言，只是朗声大笑，我有无上神通，你能奈我何。再说啦，他很自然地揽住姬发的肩，得意地讲，我第一眼见你就觉得亲近，果然么，你二话不说便帮了我。想是你我有缘，故有今日相会。

这话不知怎么冲撞了姬发。姬发挣脱他的手，冷笑说，恐怕你见了任何人都是这样甜言蜜语。他这句话毫无道理可言，更像是埋怨和委屈，殷郊驳也不是不驳也不是。他们萍水相逢，的确没有相契到讲这样的话，可人世间又哪里有如此多的倘若云云，他莫名其妙来到这里，的确只刚刚好见到姬发一个人。

殷郊下意识用手蹭了蹭颈间的伤疤。这伤疤不知从哪里来的，他问过广成子，广成子只说，前尘往事，何必记挂。他也是一贯心大的人，时间长了，要假设的可能也假设尽了，便不再过问，只是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习惯性地要摸一摸那凸起的疤痕。像在抚摸时间本身。

姬发的目光随着他的动作，落在他的颈间，随即又飞快地移开。殷郊推测，他大抵是有些害怕。人之常情如此，总是恐惧未知之事物。他便扯了扯衣领，稍稍盖住伤疤，又从身上取出一只锦袋，自袋子里倒出一粒丹药，递到姬发面前。

无论如何，多谢你好意出手相助。这是谢礼。殷郊说，你面有病色，恐是沉疴未愈，这丸药虽不能治病，但主滋身壮体，正合适你。

姬发摇头：“我用不上这个。”他说殷郊倘若要谢他，不如随他去一个地方，替他办一件事。

他并不细说究竟去哪里，办的又是什么事。

你是个怪人，殷郊上下打量姬发，得出结论。姬发不置可否，只是讳莫如深的笑一笑，径直向前走。殷郊被勾起兴趣，又想了想，总归自己也不知道去哪里好，做什么好，便也追上去，与他并肩而行。这似乎在姬发意料之中，姬发嗔怪他，果然仍是贪玩。

“说的好像你认识我似的。”殷郊快言快语。看姬发又沉了脸，殷郊更该笑：“你年纪也不大，作什么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”

姬发不理他，闷闷地走了半晌，到底忍不住，反驳殷郊：“我这是运筹帷幄，思虑周全，谋定而后动。”他一路俱是老成内敛的表现，也只有这时候，才彰显出几分符合年纪的松快活泼模样。

殷郊被他逗笑，只看他脸色变了又变，先是痛快，再是悔恨，倒觉得很亲切，似乎并非第一回见。他想起姬发出自姬氏，恐怕与周王沾亲带故，推算年龄，伐商时亦该出力甚深，许是曾身负命令，去过昆仑山上。自己早该不经意见过他，这才会觉得他眼熟。

“姬发，我们之前见过么？”他这么想，便也这么问。姬发垂眸，说自己凡胎肉体，并不曾有机缘去到仙山。他反过来问殷郊，昆仑山是什么样的，可是流光溢彩，可是日月同辉。不是这样的，殷郊回答。他蹙着眉思量如何形容，却找不到恰当的词句，只好认真地说，昆仑山是一座很高的山。山上很安静，有时候，我一个人站在山崖边，山风浩荡，雨雪霏霏而下，天地间白茫茫一色，我甚至会觉得害怕。不该这样，我会想，我应该坐在某个热热闹闹的地方才对。

姬发不知什么时候握住了他的手。凡人的手温暖干燥，于殷郊而言，像握住一簇火焰，握住一枚滚烫的太阳。姬发语气近乎歉然，我以为那是个很好很好的归处。殷郊见他意绪怅怅，下意识要安慰姬发，只是不知道说些什么，也只好惘惘地盯着他瞧。姬发察觉他的目光，指腹摩挲过他的手背，将他的手攥得更紧。他强打起精神，与殷郊玩笑，是我想差错了，想来天上地上哪有十全十美，你已是修仙求道，好过旁人许多，纵有些不如意的地方，也放眼看宽便是，毕竟人世间多的是这样美中不足。

他年纪轻，感悟却深，且这样一番感悟，不像说给殷郊听，倒像说给他自己做开解。殷郊愈加觉得姬发古怪，又觉得他莫名的可怜，便任他牵了自己的手，一路领到一处马厩。

姬发牵出两匹白马。他故意问殷郊，神仙也会骑马罢。殷郊听出他的玩笑，心中并不觉得冒犯，可口中偏要怪罪他：“我还不是神仙，直截了当叫我名字不好么？”

看姬发矜贵地坐在马上，也不说什么，只是心平气和地等着他，殷郊也懒怠同他抱怨纠缠称呼云云。这是两匹良驹，他一眼便看出来，自然喜欢得不行。殷郊飞身上马，姿态亦颇为自得，高高昂着头，一开口更是骄慢。“我在山下驯过几匹野马，修行之余，也常骑了马四处走。”

那便再好不过，姬发点头。两人骑马出城，很轻快地穿过整个镐京。正是春日，天光也好，行到河畔，便见到多情依依的杨柳下站着坐着许多人。也有三五人骑了马，见他们马儿好，与他们搭话，不过说了三两句，便请他们一道来比试，看看谁的马儿跑得更快，最快到山前摘了花回来。

他们都有些跃跃欲试，便痛快地同意了。只是旁人都当是游戏，输赢毫不要紧，他们却不然。殷郊快马当先，冲了出去，姬发却也争强好胜，不过一眨眼，又追了上来。两人并辔行到山坡，也不勒马，不过趁掉头回身时一瞬间，折下规定的那枝桃花，或拿在手里，或放在怀里，照旧飞箭似的往回赶。

守在起点作裁决的小姑娘，眼见他们同时抵达，近乎默契地翻身下马，双双把那花儿递给自己，反而犹豫起来，不知该接哪一个的。她把目光移向一旁的姊妹，这位姊妹也只好把顾盼情人的目光收回来，不情不愿地奉盏与他们庆贺。

殷郊看穿她们想法，原是有心心念念要捧酒相待的尊客。饶是如此，他仍旧接了酒盏，笑盈盈饮了半盏。他故意学她娇滴滴的做派，把剩下半盏酒，双手捧了递给姬发，让他饮了。“便是不曾弋言加之、与子宜之*，有酒的时候还是该痛快饮呐。究竟宜言饮酒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便有知子之来之、知子之顺之、知子之好之了。”话是对姬发说的，却也是用来戏谑这对小姊妹的。也只是殷郊，站在柳下便有一等一的尊贵风流，说这样的话才不讨厌。

见她们羞得脸红，姬发也该笑。只是他宽悯，笑过便向她们道谢，又牵了两匹马，将殷郊

劝走，留有情人良辰美景。走了很远，殷郊仍要抱怨，他们该留下来看热闹。他转身眺望，看见那群春衫妩媚的少年少女，围坐在一起唱歌跳舞。回眸时，又看见两支桃花被姬发妥妥当当地插在马背上的箭囊里。不知何故，殷郊顿感欣悦，春风拂面一般熨帖。他于是快活地问姬发，我们究竟要去哪里。姬发手指前方，说去山上。他把马牵给殷郊，一并为他扫去肩上的落花。仍旧是他领路，留殷郊懵懵懂懂地跟着他。进了山里，草木葳蕤蓊郁，春光也落在后头。殷郊问，山里有什么。

有一处居所，还有一处祭台，姬发说。山居并不稀罕，殷郊只问，祭台——想是祭祀所需，不知是为何祭祀？有何心愿？他怀疑姬发看中他的法术与身份，要他帮忙修成愿望。然而非他不愿，只是不能。殷郊不愿直白地拒绝姬发，赶在他开口前解释：“我入山中证道，已是决心了断红尘牵绊，不再干涉人间事的。姬发，你帮了我，我须谢你，这是自然。只是人力所不及，乃祈昊天，而上天之载，无亲无恶，无声无臭，并不感念人之所求……各人有各人的因缘际会，纵是统治万民的君主、长生不老的神仙，也勉强不来的。”姬发点头称是，神情云淡风轻，倒不见什么恼羞成怒。山路迂折，他气定神闲，如履平地一般。甚而打马花下过，折一枝辛夷递给殷郊。“我们快到了。我要请你办的事很简单，既不违天理，也不违人情……只是可惜时不我待，否则你我也当效仿歌言，‘将翱将翔，弋凫与雁’，这之后，才好劳烦你出力。情非得已，我又无酒无琴，只好先一步谢你多情重义，赠之以木兰了。”

他的话说得动听，殷郊心满意足地接下花。他手握花枝，不解风情地挽了个剑花，口中信誓旦旦：“说罢，你究竟要我做什么？”姬发不答，只说跟我来。他打头穿过春草蔓蔓的山林，领殷郊停到一处荒废的行宫。语气幽幽，如泣如诉。

替我放一把火，烧了它。

殷郊怔住，手中的花也该在恍惚间落了地。姬发下马，从容地捡起花递给他。他不接，闷了半晌，到底问一句为什么。姬发叹一声气，领他进门，径直向西北方走。越往里走，藤蔓越是如瀑。在路的尽头，却是一座祭台。祭台规格并不甚大，只是如此布置颇为不详。殷郊蹙眉，但见姬发将手中辛夷毕恭毕敬地置在台前，又走近来同他说话。

这是另一桩故事了。我有一个朋友……

姬发停了下来，想起上一回见殷郊，他颈间愈合的伤口又一次裂开，血从伤口渗出，落在他的掌心，比他所做过的最初与最后的噩梦更可怕。寻常的药石治不好殷郊，昆仑山的灵草仙丹也只能延缓片刻。

他悲痛欲绝，然而无计可施。天道自有其运行法则，殷郊的运命已脱离人间，与大地上的所有人一切物毫无关碍。留下来，天道便不许殷郊成为殷郊，他将反复地失去记忆，失去为人的理智与情感；而选择抗拒，便是选择结束，选择湮灭。如同黄昏到来，黑夜笼罩大地，此为天地自然，任何人也不能抗拒。

更早一些的时候，残酷的事实尚未降临，他们站在倾倒的鹿台前思索将来。彼此又哭又笑，既是夙愿已了，亦为来日方长。年轻的周王要修建比朝歌更伟大的都城，前朝的太子笑他轻狂，但也亲吻他，祝他如愿以偿。

那时他们雄心壮志，不知道这样的好时候犹如天上的霞光说散便散。回到丰京不多久，寻常的某一天，殷郊忽然失了记忆。姜子牙说，他的命与殷商气运联系在一起，死而复生，只为着亲手结束这一切。他注定的使命已经完成，该是时候离开。

姬发不信。他经历过殷郊的死亡，坚信再不会有更坏的可能。且人心相契，即便重新来过，殷郊也又一次飞快地亲近他。姬发甚至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感知到隐秘的快活。不是因着长久的相处，也不是因着同样的处境，而是他们在彼此眼中总归是独一无二的，才这样合宜，才这样欢喜。而昔日尊贵的太子殿下，如今竟也只能依赖他，离不开他，由他掌控，照顾饮食起居。他为此心满意足，只恨锦衣夜行，不能公之于众彰显人前。

只是很快，不过又一个日出，殷郊再次失去了记忆。他又一次问姬发，你叫什么名字。许许多多以前，姬发入朝歌为质，进王宫拜见商王。殷郊在宫室外玩耍，拿着小小的弹弓跑来跑去。奴婢们追他，请他别乱跑，他更兴奋，也不看路，不经意同姬发撞到一起，彼此腰间系着的玉佩也碰得琳琅作响。那时他也是理直气壮地站在姬发跟前，很矜贵地打量他，问同样一句话。

哪怕仍有倾盖如故，可人心贪婪，姬发总会感到彻底的不满足——沔水对岸的镐京初初建成，战争毁去的农田也重新种出庄稼，解甲归田的士兵知慕少艾，同青梅竹马的邻居少女作了夫妻。春去秋来，万象更新，人世间一切的联系及意义都在不断叠加，只有他们踟蹰不前，陷在这段循环往复的故事中。

天命难违，统驭九州的君王竟也有求而不得，纵然得到高高在上的神仙一回回俯身，下瑶台来与他作伴，却总是黄粱一梦，不能长久。他疑心殷寿死前的诅咒正在生效，又担忧那冥冥中不知姓名来历的天道，还将设计出许多的磨难与考验。爱生忧怖，他暗地里修建起祭祀的高台，效仿前朝的传统，向祂献出众多的祭祀，象牙，黄金，数以百计的人性。

殷郊很快察觉，为此痛苦不已。这时候，姬发甚至生发三分憾恨，惋惜他太像姜王后，而不是他那位自私的父亲。某个下雪的夜晚，殷郊独自离开行宫，往东回朝歌。朝歌已是废城，路途中他又忘了自己为什么去，只依稀记得自己要去，耽误了时辰。等他到朝歌，日行千里的雪龙驹早将姬发带了过来。从前演武的广场被旧商的遗民开辟为田地，有拿木剑的小孩拦在路上问殷郊，你也是商人么？姬发藏在暗处，听见这几个小孩叽叽喳喳地辩论。

他大抵是商人呢，我总觉得他很眼熟。不是商人也无妨，他不像坏人，而且可怜，看起来流浪了很久。那便留他下来，我的哥哥死了，母亲哭瞎了眼睛，他可以作我的哥哥，穿他的衣裳，睡他的床铺，做母亲的另一个儿子。

姬发感到嫉妒和愤怒。哪怕在殷郊离开的当天，他便立即明白了他的意图。他不想让他重蹈覆辙，作另一个殷寿，一己之私，百无禁忌。姬发几乎就要接受他的决定了，就像过去无数次顺应他的想法一样。我只是要再看他一眼。他同自己说。但当他站在这里，却又动摇了。倘若殷郊像接受他一样轻而易举地接受他们的邀请，他一定会杀人。

但殷郊拒绝了。他很迷惘地走向王宫，在断壁残垣间徘徊，长发委地，犹如妖魅。姬发带走了他，在月下为他梳头簪发。白马带他们回镐京，皎洁的月亮比情人的怀抱更潮湿。殷郊说，也许我该走，可我不舍得你伤心。他替姬发擦掉眼泪，这样的眼泪竟比血更滚烫。你记起来了？姬发很惊喜。殷郊摇头。他问姬发，我该记起什么吗？他的手被捧住亲吻。姬发说，不，没什么重要的。

他看起来仍旧痛苦，言不对心，濒临崩溃。殷郊不明白背后缘故，但先于记忆和判断，感知到同样的痛苦，像是一千重山层层叠叠地压在心口。他感到负累又察觉责任重大，因他似乎的确正承载着某个人的全部所有。月映川河，风影婆娑，他敏锐地捕捉到周遭的一切。姬发忧郁地望着他，假设可以，他或许会这样持久地望他一千年。那样的目光，凡人一生不该轻易拥有，它会使人变得贫困低贱，也会使人变得富有高贵。但没有人能拒绝这样一双眼睛。

殷郊亲吻那双忧郁的眼睛，声音低缓柔和，近乎庄严神圣。他问姬发，我该怎样做。倘若他要他献上自己的头颅，献上自己的心，此时此刻他也不会犹豫。姬发叹息，叹息声如穿过长野的风。记住我，他说，请记住我。殷郊有些疑惑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。他笑着回答，你的愿望太小了。我为什么不会记得你。我会记得你。

或许是他持久的祈愿终于上达苍穹，祂降下垂怜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殷郊始终记得他。这样寻常的相处，于旁人理所当然，于他却如同偷来的抢来的。姬发得到些许的慰藉，随即是患得患失。他变得像是另一个人，失去了应有的沉着与英勇，恐惧着天上有某双无情沧桑的眼睛正注视着镐京，随时将用那无形的手拨弄出一些残酷的意外。

他长久的失眠，头疼，呼吸急促。为了安心，他带着殷郊住回山中的行宫，自以为能避开天上的目光。山中无尘嚣，犹如另一方世界，他便干脆忘了自己的责任，仿佛回到十五六岁，只是镇日同殷郊痴缠玩耍。那时他并不知道，殷郊虽然什么都忘了，但始终记得自己的承诺；为了这句诺言，他选择对抗自己的命运。他意外发现了行宫中的祭台。于是每天夜里，他把自己作为牺牲，将自己的血和肉，供奉给冥冥中注视一切的天道。

然而，即便命格尊贵如前朝太子，这样崇高的人祭，也不足以更改注定的命运。天网恢恢，无人不冤。果然，终有一日，殷郊颈间的伤口再一次崩裂。昨日梦魇一一复现，他再次倒在姬发面前。姬发惊怖之下，颤抖着捂住他的喉咙，像是要救他，也像是要亲手掐死他。爱恨总是一线之遥。我这样待你，你怎么舍得离开，他问。你答应过我。他的手攥得越来越紧。也许当你目光的最后一瞥落在我的脸上，这样才算得上永恒长久。

后来呢，殷郊问。他在最后放了手，姬发回答。他们走过荒废的庭院，院子里有几株花，很寂寥地盛开与枯败。姬发说，也许后来他后悔了，也许并没有，人心复杂，谁又能称量得清楚。总之在那时，他到底放了手，让他离开。

“你那位朋友性情坚韧，这是好处却也是害处，有时关心则乱，不免陷入偏执；朋友的朋友呢，刚直高洁，然而峣峣者易折，皎皎者易污，深情者多不惜命。”殷郊见姬发感伤愁苦，心中知道，这位所谓的朋友，多半便是他自己。只是不便明说。他借了师尊的话安慰姬发：“万事过犹不及，可是不经历万事，又如何得证大道。我还不曾遭逢红尘之厄，但也知晓这个道理。你也好，你的朋友也好，都该看开才是。”

他只听了姬发想让他听的部分，便有许多感慨。哪里知道姬发该有更多的领悟。姬发点头称是：“因而他才要烧了这里。”天命从来高难问，只是为他们指定各自道路。即便自以为是的反抗，也只是其中一部分。于殷郊而言，是要舍弃羁绊；于他而言，则是由爱生恨，推己及人。要享有过最强烈的欢乐，以及最强烈的痛苦，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，才能在英豪与机敏之外，学会怜悯与慈悲，从王座上俯下身去，听见匍匐在地的万民的声音，成为真正的人皇共主。

日光逐渐西斜，绵绵地照亮他们的脸。姬发望殷郊最后一眼，向他告别，带走两匹白马。不知何故，看着他渐行渐远，殷郊惴惴不安，心跳得厉害。他高声喊姬发的名字，只是不知道说什么，便胡乱地发言：“姬发，你只有一件事要我做什么？你还有什么愿望？”

姬发短暂地停了下来，但没有回头。他听见他笑，仰头望天。“天意杳杳不可期，然而祂到底可怜我，怜悯我。”他最后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他向殷郊挥了挥手，消失在林间。殷郊惘然地坐在空旷寂静的庭院里，并不曾有什么反应。他还来不及悲伤，只是不知所措。

如姬发所愿，他等待日落，在规定的时刻点起大火。昆仑山教授他术法精绝，能从天上引来不灭的真火。殷郊站在近处，看那雕梁画栋一一在大火中扭曲变形，化作废墟，最后成了灰烬。他觉得喉咙有些痒。在他看不见的时候，脖颈上的伤痕竟在逐渐褪淡。等他回到昆仑，那伤痕竟已彻底消失了。

殷郊啧啧称奇，疑心变化与姬发有关，向广成子询问缘故。广成子缄口不言。殷郊习惯他的做派，不以为然。他想再去一次朝歌，但又犹豫，想聚散浮萍，自有机缘。如此思虑辗转，耽误了些时日，便听说周王死了。同修的师兄弟中，有人与他一般入门不多久，仍然尘心未断。只议论讲，实在可惜，这样年轻。

我曾见过他，另一人说，周王的名字不可考不可说，但我确然在军营中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，只是忘了究竟是什么。但我记得那道声音是欢欣雀跃的，像天地鸿蒙初开、最先拂来的一阵清风。

殷郊也随他们一并感慨。他又想起姬发，想他大抵伤心，只是伤心也该忙碌，预备种种后事。他应该去看望他，殷郊这样想，又找了诸多理由劝自己。那日见他模样，总是有些病容，他自己又是一脸不在意，该采些灵芝仙草送过去才是。只是凑巧，这时候偏生诸多事情撞到了一起，某位同门师兄于北海悟道，正当渡劫，请殷郊前往护法。他便只好托了那几名贪玩的师弟，请他们随行前往镐京时转手送去。

等他再回昆仑，又是许多年后。山间修行不进则退，同道总是来来去去。有故交看不穿红尘苦厄，渡不过这一劫，修为尽毁，性命也不过剩下一二载。旁人为他惋惜，他倒看得开，只说余日无多，不如下山去四处走走。殷郊送他，唏嘘昔年匆匆一别，再相逢却又是离别。那人只是说，我尘缘未消，这世间还有人眷念我。我到底该回去看一看。他见殷郊怔怔，唯恐他感伤，又同他玩笑：果然福兮祸兮，总是未尝可知。还是你好，不曾历经这一遭。

“我却羡慕你。有人牵挂你，哪怕那个人死了，还留下别的人思念你。总有人记着你，你的形象、你的痕迹，仍然在这世间。如此才有这一劫。”殷郊说。他送故交下山，同他道别。恍恍惚惚想起，似乎也曾有别的什么人同自己道过别。他不知道，他的那一劫早在多年前已为人所渡。人意竟也有胜于天意的一日，哪怕这样互为首尾的纠缠，终究也有斩断的时候。即便代价是眼泪、遗忘和死亡。

故交唱“我思古人，岂有已乎”，长歌而去。殷郊看他远走，一个人失魂落魄地上山。山中有辛夷寂寂，花落时正好砸在他的身上。他想，春天不该是这样。的确该有花，但还该有酒，有琴，有很多无所事事的漫游，骑马，打猎，投壶，射覆，众声的欢笑。殷郊心中漫涨无名的苦楚，如过境一场春雨，憾恨如春草离离而生。他空对春山，最终再想不出那个忘掉的名字，只掉下迟来的眼泪，无意间补齐了多年前未尝交付的那声告别。

*借用《郑风·女曰鸡鸣》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